

陳勝項籍列傳第一

漢書三十一

服虔曰傳次其時之先後耳不以賢智功之大小也。師古曰雖次時之先後亦以事類相從如江充息夫躬與蒯通同傳賈山與路溫舒同傳嚴助與賈捐之同傳之類是也。

漢

護

軍

班

固

撰

盧漢春行秘書監琅邪縣蘭國子顏

師古 集註

陳勝傳

陳勝字涉陽城人

師古曰地理志屬汝南郡

吳廣字叔陽

夏人也

師古曰地理志屬淮陽夏音工雅反

勝少時嘗與人傭耕

師古曰與人與人俱也傭耕謂受其雇直而為之耕言賣功傭也師古曰輟耕之壟上師古曰

曰輟止也之往也壟上謂田中之高處曰輟止也之往也壟悵然甚久曰苟富貴無相

忘師古曰但一人富貴不問彼此皆不相忘也傭者笑而應曰若為

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

鴻鵠之志哉師古曰鴻大鳥也水居鵠黃鵠也一舉千里鵠音胡督反秦二

世元年秋七月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師古曰

曰閭里門也發閭左之人皆遣戍也解具在食貨志勝廣皆為屯長師古曰人所聚曰屯

為其長行至斬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

師也

已失期失期法斬師古曰度謂量計之音大各反勝廣乃謀

曰今亡亦死舉大名亦死等死死國可乎

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

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不

得立上使外將兵師古曰數音所角反下皆類此今或聞無罪

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如淳曰扶蘇自

殺故人不知其死或以為不知何坐而死故天下冤二

世殺之師古曰如或說皆非此言我聞二世已殺扶蘇矣而百姓皆未知之故勝廣舉事詐自稱

扶蘇耳。監本越本皆非字下有也字。項燕為楚

將數有功師古曰燕音一千反

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

為在今誠以吾眾為天下倡宜多應者師古

曰倡讀曰唱謂首號令也

廣以為然廼行卜卜者知其指

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

李奇曰卜者誠曰所卜事雖成當死為鬼惡指斥言而

勝失其指反依鬼神起怪也蘇林曰狐鳴祠中即是也

如淳曰以鬼道惑眾乎但用人事也師古曰李如之說

皆非也卜者云事成有功然須假託鬼神乃可興起耳

故勝廣曉其此意則為

勝廣喜念鬼曰此教我

先感眾耳廼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

魚腹中

師古曰罾魚網也形如仰織蓋四維而舉之音曾

卒買魚烹食

得書已怪之矣

師古曰烹音普庚反

又間令廣之次所

旁叢祠中

宋祁曰旁作步浪反

夜篝火狐鳴呼曰大

楚興陳勝王

鄭氏曰間謂竊令人行也張晏曰戌人所止處也叢鬼所憑也師古曰張

說非也此言密於廣所次舍處旁側叢祠中為之非戌人所止也叢謂草木岑蔚者也祠神祠也構謂結起也

呼音火故反

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

廣

師古曰指而私目視之。劉奉世曰按此諸詭異但主陳勝耳卒何為并目吳廣然則衍廣字

勝

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將尉醉

師古曰將尉者其官本尉

耳時領戍人 故曰將尉 廣故數言欲亡忿尉令辱之以

激怒其眾尉果答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

尉師古曰挺拔也尉劍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

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當斬藉第令

毋斬服虔曰藉猶借也第使也應劭曰藉吏士名藉

也第次也言今失期當斬就使藉第幸得不斬

戍死者固十六七也蘇林曰藉假第且也晉灼曰酈食

其傳第言之外戚傳第一見我蘇說是也師古曰服應

陳撻

說第義皆非也晉氏意頗近之而猶未得漢書諸言第

者其眾第但也語有緩急耳言但令無斬也今俗人語

稱但者急言之則音如第矣酈食其外戚傳所云

第者皆謂但耳義非且也。一云諸本第作弟 而

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

舉大名耳侯王將相寧有種乎師古曰言求

舉大名耳侯王將相寧有種乎之而得不必

燕從民望也袒右稱大楚師古曰袒右者脫右

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

兵而攻斬斬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

斬以東李奇曰徇略也師攻鉅野苦柘譙皆

大司馬

古曰音似峻反

四

沙茶

下之

師古曰五縣名也銓音竹乙反鄮音才多反

行收兵比至陳

師古

曰比音必寐反

兵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

陳陳守令皆不在

師古曰守郡守也令縣令也。劉放曰按秦不以陳為郡何庸有守

乎疑衍皆字又守者非正官權守者耳

獨守丞與戰譙門中

晉灼曰譙門義闕師

古曰守丞謂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丞故曰守丞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望者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譙亦呼為巢所謂巢車者亦於兵車之上為樓以望敵也譙巢聲相近本一物也今流俗書本譙下有城字非也此自陳耳非譙之城譙城前已下矣。劉放曰此門名譙陳與譙鄰門去譙路者也。監本越本

承作字 不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召三

承

陳勝

陳勝

老豪桀會計事

師古曰號

皆曰將軍身被堅

執銳

師古曰堅堅甲也銳利兵也

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

之社稷功宜為王勝乃立為王號張楚

劉德

曰若云張大楚國也張晏曰先是楚為秦滅已掩今立楚為張也師古曰張說非也

於是諸郡

縣苦秦吏暴皆殺其長吏將以應勝迺以

廣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

臣張耳陳餘徇趙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

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

師古

曰聚音材喻反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師古曰東城縣名地

理志屬九江郡後聞勝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勝

殺嬰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師古曰即梁地非何東之魏也

廣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廣不能

下勝徵國之豪桀與計師古曰徵召也以上蔡人房

君蔡賜為上柱國鄭氏曰房君官號也姓蔡名賜晉灼曰張耳傳言相國房君是

也師古曰房君者封邑之名非官號也周文陳賢人也嘗為項燕

軍視日文穎曰周文即周章也服虔曰視日旁氣也如淳曰視日時吉凶舉動之占師古曰視日

陳勝

如說是也事春申君應劭曰楚相黃歇自言習兵勝與之

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十

萬至戲軍焉師古曰戲水名在新豐東音許宜反解具在高紀秦令少

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服虔曰家人之產奴也師古曰奴產

子猶今人云家生奴也。劉攽曰人奴一物產子一物衛青云人奴之生產子如今田舍家兒悉發

以擊楚軍大敗之周文走出關上屯曹陽

晉灼曰亭名也在弘農東十三里魏武改為好陽師古曰曹水之陽也其水出陝縣西南峴頭山而北流入河

今謂之好陽澗在陝縣西四十五里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躡

大只十八

池師古曰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劉

軍遂不戰武臣至邯鄲自立為趙王陳餘

為大將軍張耳召騷為左右丞相師古曰召

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

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師古曰

敵與秦無異。宋祁曰按不如因立之勝乃遣

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師古曰

而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趣

中示優禮也拘而不遣故謂之繫

趙兵亟入關師古曰趣讀曰促亟急也音居力反趙王將相相與

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

於趙計莫如毋西兵師古曰勿令兵西出也使使北徇

燕地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

勝秦不敢制趙若不勝秦必重趙師古曰重

趙承秦楚之敝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

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中韓廣將

兵北徇燕張晏曰卒史曹史也燕地貴人豪桀謂韓廣

曰楚趙皆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
願將軍立為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
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
且以楚之疆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今趙
獨安敢害將軍家乎韓廣以為然乃自立
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家屬歸之是
時諸將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至狄古師
曰縣名也後漢安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為齊
帝時改名臨濟

陳勝

王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立魏後竈

陵君咎為魏王

應劭曰魏諸公子名咎欲立六國後以樹黨也

咎在勝

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立周市為王市

不肯使者五反

師古曰反謂回還也

勝乃立竈陵君為

魏王遣之國周市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

謀曰周章軍已破

服虔曰周章即周文

秦兵且至我守

滎陽城不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遺

兵足以守滎陽

師古曰遺留也

悉精兵迎秦軍

師古曰悉盡也

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

恐敗因相與矯陳王令以誅吳廣師古曰矯託也託言

受令也獻其首於勝勝使賜田臧楚令尹印

使為上將田臧廼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

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

死軍破章邯進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

歸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師古曰說讀曰悅郟東海縣也音談

將圖東海疑郟是郟字下乃有郟下軍耳章邯別將

陳勝

擊破之鄧說走陳銍人五逢將兵居許章

邯擊破之五逢亦走陳勝誅鄧說勝初立

時凌人秦嘉銍人董緜符離人朱雞石取

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張晏曰凌泗水縣也銍符

離沛縣也取慮徐臨淮縣也師古曰緜音先列反取音趨又音秋慮音盧將兵圍東海

守於郟勝聞廼使武平君畔為將軍張晏曰畔名也

監郟下軍秦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人師古

曰不欲統屬於人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

大下八卷之七

卷之七

秦

陳勝

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

五逢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擊陳西

張賀軍勝出臨戰軍破張賀死臘月張晏曰秦之臘

月夏之九月臣瓚曰建丑之月也師古曰史記云胡亥二年十月誅葛嬰十一月周文死十二月陳涉死瓚說

是勝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師古曰下城父地名在城父縣東父音甫

其御莊賈殺勝以降秦葬碣謚曰隱王勝

故洧人將軍呂臣為蒼頭軍應劭曰洧人如

名臣也時軍皆著青巾故曰蒼頭服虔曰蒼頭謂士卒青帛巾若赤眉之號以相別也師古曰洧索也洧人王

潔除之人起新陽師古曰縣名也屬汝南郡攻陳下之殺莊

賈復以陳為楚初勝令錕人宋留將兵定

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勝死南陽復

為秦師古曰為音于偽反宋留不能入武關廼東至新

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

車裂留以徇師古曰徇行示也以示眾為戒徇音辭峻反秦嘉等聞

勝軍敗廼立景駒為楚王引兵之方與師古

曰之往也方與縣名也方音房與音豫欲擊秦軍濟陰下使公孫

李令孫少六

慶使齊王欲與併力俱進齊王曰陳王戰
敗未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
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
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師古曰首事謂最先起兵田儋
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
走徵兵復聚如淳曰徵要也徵散卒復相聚斂也師古曰徵音工堯反與番
盜英布相遇師古曰番即番陽縣也於番為盜故曰番盜番音蒲何反其後番字改作
鄱鄱攻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文穎曰地名也復以陳

陳勝

為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為楚王陳勝王
凡六月初為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
乃之陳叩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
之自辯數乃置師古曰辯數謂自分別其姓名也并歷道與涉故舊之事故舍而不
縛也數音山羽反不肯為通勝出遮道而呼涉師古曰呼謂大
喚也音火故反廼召見載與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
曰夥涉之為王沈沈者應劭曰夥音禍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沈音長
舍反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

卷六

陳勝

卷六

卷六

卷六

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勝故情或
言客愚無知專妄言輕威勝斬之諸故人
皆自引去由是無親勝者以朱防為中正
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今令之
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
者不下吏輒自治師古曰不以付吏而防武自治之勝信用之
諸將以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勝雖已
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高祖時為

陳勝

勝置守冢于碭至今血食王莽敗廼絕師古

曰至今血食者司馬遷作史記本語也莽敗廼絕者班固之詞也於文為衍蓋史不刪耳

項籍傳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韋昭曰臨淮縣初起年二十四

其季父梁梁父即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

楚將封於項師古曰即今項城縣故姓項氏籍少時學

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梁怒之籍曰書

是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

人敵耳於是梁竒其意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梁嘗有櫟陽逮請

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史司馬欣以故事

皆已應劭曰項梁曾坐事傳繫櫟陽獄從斬獄掾曹咎取書與司馬欣抵相歸抵也已止也○監本

越本史作吏梁嘗殺人與籍避仇吳中賢士

大夫皆出梁下師古曰言皆不及也每有大繇役及喪

梁嘗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

其能秦始皇帝東遊會稽渡浙江應劭曰浙音折晉灼

項籍

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監本渡並作度下同梁與籍觀籍曰彼可

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師古曰凡言族

者謂族誅之梁以此竒籍籍長八尺二寸力扛鼎

師古曰扛舉也音江才氣過人吳中子弟皆憚籍秦二

世元年陳勝起九月會稽假守通張晏曰假守兼守也

晉灼曰楚漢春秋云姓殷素賢梁乃召與計事梁曰方今

江西皆反秦此亦天亡秦時也先發制人

後發制於人守歎曰聞夫子楚將世家唯

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相楚云在澤中人

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戒籍持劍居外

待梁復入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令召相

楚籍入梁眴籍曰可矣師古曰眴動目也音舜動目而使之也今書本

有作眴字者流俗所改耳籍遂拔劍擊斬守梁持守頭佩

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十百人師古

曰數十百人者八九十乃至百也他皆放此府中皆驚伏莫敢復起

師古曰驚失氣也音章涉反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吏諭以

項籍

所為師古曰諭曉告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師古

曰四面諸縣也非郡所都故謂之下也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桀

為校尉候司馬師古曰分部而署置之有一人不得官

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

以故不任公衆乃皆服梁為會稽將籍為

裨將師古曰裨助也相輔助也裨音頻移反他皆放此徇下縣秦二年廣

陵人召平為陳勝徇廣陵師古曰召讀曰邵未下聞

陳勝敗走秦將章邯且至廼渡江矯陳王

令拜梁為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
西擊秦梁廼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
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
東陽令史蘇林曰曹史也晉灼曰漢儀注令史曰居
縣素信為長者師古曰素立恩東陽少年殺
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師古曰適
的廼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之縣中從
之者得二萬人欲立嬰為王異軍倉頭特

東陽

起

應劭曰言與眾異也

嬰母謂嬰曰吾為廼家婦聞先

故未曾貴

師古曰乃汝也。劉放曰李本作自我為廼家婦

今暴得大

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
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廼不敢為王謂
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功於楚今欲
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師古曰言以不材之人為將不可求勝也。劉

敬曰言欲舉大事為將者非此人不可耳

我倚名族云秦必矣

師古曰倚依也

音於綺反其眾從之廼以其兵屬梁梁度淮英

上

東陽

卷十一

十一

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服虔曰英布起於蒲地因以為號也如淳

曰史記項羽紀言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自此更有蒲將軍也師古曰此二人也服說失之若是一人不當先言姓名後乃稱將軍也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是時秦嘉

已立景駒為楚王軍彭城東欲以距梁梁

謂軍吏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

秦嘉背陳王立景駒大逆云道廼引兵擊

秦嘉軍敗走追至胡陵嘉還戰師古曰復來戰一日

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已并秦嘉軍

項籍

軍胡陵將引而西章邯至栗師古曰栗縣名地理志屬沛郡

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

朱雞石敗亡走胡陵梁廼引兵入薛誅朱

雞石梁前使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

已拔皆阮之師古曰陷之於阮盡殺之還報梁聞陳王定

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往

居鄆人范增晉灼曰鄆音勦絕之勦師古曰居鄆縣名也地理志屬廬江郡鄆音巢字

亦作巢本春秋時巢國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

項籍

勝敗固當

師古曰言其計畫非是宜應敗也

夫秦滅六國楚最

云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

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服虔曰南公南方之老人

也蘇林曰但令有三戶在其怨深足以亡秦

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

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逢蠶起之將皆爭

附君者

師古曰逢蠶古蜂字也逢蠶起如蠶而起言其眾也一說逢蠶與鋒同言鋒銳而起者以君

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

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

項梁

楚懷王從民望也陳嬰為上柱國封五縣

與懷王都盱台

師古曰盱音許于反台音怡

梁自號武信

君引兵攻亢父

師古曰亢音抗父音甫

初章邯既殺齊

王田儋於臨菑

師古曰高紀及儋傳並言於臨濟此獨言臨菑疑此誤也

田假

復自立為齊王儋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

圍之梁引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東阿田榮

即引兵歸逐王假假亡走楚相田角亡走

趙角弟閒故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儋子

市為齊王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

使使趣齊兵俱西師古曰趣榮曰楚殺田假

趙殺田角田閒讀曰促發兵梁曰田假與國之

王張晏曰與黨與也。宋祁曰田假與國之王又在田儋傳作懷王語窮來歸我不

忍殺趙亦不殺角閒以市於齊張晏曰若市買相貿易以

利也梁救榮難猶不用命梁念殺假等榮未必多出兵

不如待以禮又可以貿易他利以除已害遂背德可輔

假以伐齊故曰市市貿易也晉灼曰欲令楚殺田假以

為已利而楚保全不殺以買其計師古曰二說皆非也

市者以角閒市取齊兵也直齊遂不肯發兵助

楚梁使羽與沛公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

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羽攻定陶

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雍丘大破秦軍斬

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梁起東阿比至

定陶再破秦軍師古曰比音必寐反羽等又殺李由益

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

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梁

不聽迺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

項籍

顯張晏曰名顯封於高陵晉灼曰高陵是琅邪縣曰公將見武信君乎

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

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街

技擊楚大破之定陶師古曰街技解在高紀梁死沛公

與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下沛公

羽相與謀曰今梁軍敗士卒恐乃與呂臣

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羽軍彭城西

沛公軍碭章邯已破梁軍則以為楚地兵

項籍

不足憂廼度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此之時

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走入鉅鹿

城師古曰趙歇張耳共入鉅鹿也秦將王離涉間圍鉅鹿張晏

曰秦二將也王離王翦孫涉信閒名也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

之粟師古曰章邯為甬道而運粟以饗王離涉間之軍陳餘將卒數萬

人軍鉅鹿北所謂河北軍也宋義所遇齊

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

君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先見敗徵師古曰徵證也

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說之師古

曰說讀因以為上將軍羽為魯公為次將范

增為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師古曰

其在諸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師古曰今相秦

三年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

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

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蝨張晏曰

蘇林曰蝨喻秦蝨喻章邯等言小大不同勢欲滅秦當

寬邯等也如溥曰猶言本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以救

趙也師古曰搏擊也言以手擊牛之背可以殺其上蝨而不能破蝨喻今將兵方欲滅秦不可盡力與章邯即戰或未能禽徒費力也如說近也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

承其敝師古曰罷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

必舉秦矣師古曰鼓行謂擊故不如先關秦

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

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

強不可令者皆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

無鹽師古曰飲酒高會師古曰高天寒大雨士

會大會也

卒凍飢羽曰將勦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

歲飢民貧卒食半菽孟康曰半五升器名也臣

半之師古曰瓚說軍無見糧師古曰無廼飲酒

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廼

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

必舉趙趙舉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

王坐不安席埽境內以屬將軍師古曰屬委

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卹士卒而徇私

項籍

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

帳中斬義頭師古曰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

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聽服師古

失氣也音莫敢枝梧如淳曰梧音吾枝梧猶枝扞也

屋梧邪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

亂廼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師古曰未得

且為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相楚

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為上將軍羽已

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
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
少利陳餘復請兵羽廼悉引兵渡河已渡
皆湛舡師古曰湛讀曰沈謂沈沒其舡於水中。監本杭本渡河作度已渡作渡破釜
既燒廬舍持三日糧視士卒必死無還心
師古曰視讀曰示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
絕甬道大破之殺蘇角文頴曰秦將虜王離涉間
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師古曰言最為上也

項籍

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驛莫敢縱兵及楚擊
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
聲動天地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諸侯軍人人惴恐服虔曰惴音贊端反
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陳轅相向為門故曰轅門師古曰周禮掌舍王行則設車宮轅門也膝行而前莫敢
仰視羽繇是始為諸侯上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將軍兵皆
屬焉劉敞曰將軍字繇上為句按史記云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比自屬焉章邯軍棘
原晉灼曰地名在鉅鹿南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

項籍

項籍

項籍

師古曰卻退也音立略反師古曰讓章邯講責也二世使人讓章邯

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師古曰

曰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趙高

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不敢出故

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事

亡可為者師古曰言不可復為軍旅之事相國趙高顓國主斷師古

曰顓與專同也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

願將軍孰討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

史籍

秦將南并鄢郢北阮馬服服虔曰馬服趙括也父奢為趙將有功賜

號馬服馬服猶服馬也廿之師古曰鄢郢皆楚邑也鄢音郢音弋井反攻城略地不

可勝計而卒賜死師古曰蒙恬為秦將北逐

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服虔曰金城縣所治也蘇林曰在上郡師古曰

即今之榆林古者上郡界蘇說是也竟斬陽周孟康曰縣名也屬上郡晉灼曰恬賜死死

於此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

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已十萬數而

諸侯並起茲益多彼趙高素諛日夕師古曰諛諂也

史籍

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

以塞責師古曰塞當也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師古曰脫免也將

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亦誅亡功亦誅且

天之亡秦無智愚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

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

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文穎曰關東為從關西為

橫孟康曰南北為從東西為橫師古曰言欲如六國時共敵秦二說皆是也還兵謂迴兵內嚮以攻秦也從音

子容反。監本越本無作毋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質妻

項籍

子為戮乎師古曰質謂鎡也古者斬人加於鎡上而斫之也鎡音竹林反章邯孤

疑陰使侯始成使羽欲約鄭氏曰侯軍侯也始姓成名也約

未成羽使蒲將軍引兵度三戶服虔曰漳水津也孟康曰

在鄴西三十里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羽悉引兵擊

秦軍汧水上師古曰汧水在鄴西南音于大破之邯使使

見羽欲約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

軍吏皆曰善羽乃與盟洹水南殷虛上應劭

曰洹水在湯陰界殷虛故殷都也師古曰洹水出臨慮縣東北至于長樂入清水洹音桓俗音表非也虛讀曰

五

墟

已盟章邯見羽流涕為言趙高羽廼立

章邯為雍王置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將

秦軍行前師古曰行前謂居前而行漢元年羽將諸侯兵

三十餘萬行略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師古曰

曰今穀州新安城是異時諸侯吏卒徭使屯戍過秦中

師古曰異時猶言先時也秦中關中秦地也秦中遇之多亡狀師古曰無善形

也狀也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奴虜使

之輕重折辱秦吏卒宋祁曰無重字吏卒多竊言

項籍

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

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

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羽羽

廼召英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眾其心

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之獨與章

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夜擊阬秦軍

二十餘萬人至函谷關有兵守不得入關

沛公已屠咸陽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

項籍

項籍

三五

西

遂入至戲西鴻門聞沛公欲王關中獨有
秦府庫珍寶亞父范增亦大怒勸羽擊沛
公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
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與俱見沛
公因伯自解於羽師古曰自解猶今言分踈明日沛公從
百餘騎至鴻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還軍
霸上以待大王閉關以備它盜不敢背德
羽意既解范增欲害沛公賴張良樊噲得

頁籍

免語在高紀後數日羽廼屠咸陽殺秦降
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
略婦女而東秦民失望師古曰沛公入關儉節自處約法三章反秦之

政而項羽屠殺焚燒恣其殘酷故關中之人失所望也
宋祁曰景德本作收其貨賂婦女而東新本添略字

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
地肥饒可都以伯師古曰伯讀曰霸羽見秦皆以燒

殘宋祁曰新本秦字下有宮室字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

故鄉如衣錦夜行師古曰言無人見之不榮顯矣宋祁曰史記作衣繡韓

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張晏曰沐猴類人也果然如人之言也

羽聞之斬韓生初懷王

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既背約使

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羽廼曰懷王

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張晏曰積功曰伐

何以得顓主約師古曰顓與專同天下初發難服虔曰兵初起

也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

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

項籍

諸君與籍力也懷王亡功固當分其地王

之諸將皆曰善羽廼陽尊懷王為義帝曰

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游

或作流師古曰游即流也徙之長沙都郴師古曰郴音丑林反廼分天

下以王諸侯羽與范增疑沛公業已講解

蘇林曰講和也又惡背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

道險秦之遷民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

地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而參分

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乃立章邯為
雍王王咸陽以西長史司馬欣故櫟陽獄
吏嘗有德於梁都尉董翳本勸章邯降故
立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立翳為翟
王王上郡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瑕
丘公申陽者孟康曰瑕丘縣之
老人也姓申名陽張耳壁臣也師古
曰壁謂
愛幸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立陽為河南王
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立卬為殷王

集解

王河內徙趙王歇王代趙相張耳素賢又
從入關立為常山王王趙地當陽君英布
為楚將常冠軍立布為九江王番君吳芮
師古曰番
音浦何反帥百粵佐諸侯從入關立芮為衡
山王義帝在國共敖師古曰共
讀曰龔將兵擊南郡
功多因立為臨江王徙燕王韓廣為遼東
王燕將臧荼師古曰
荼音塗從楚救趙因從入關立
荼為燕王徙齊王田布為膠東王齊將田

史記卷六十五

都從其救趙

宋祁曰共一作兵入關立都為齊王故

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羽方渡河救趙安

下濟北數城引兵降羽立安為濟北王田

榮者背梁不肯助楚擊秦以故不得封陳

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

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之三縣

孟康曰繞南皮

三縣以封之師占曰環音官

番君將梅銷

師古曰銷音火玄反

功多故

封十萬戶侯羽自立為西楚霸王

師古曰伯讀曰霸

項籍

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田榮

聞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田都為齊王大

怒不肯遣市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都都

走楚市畏羽廼亡之膠東就國榮怒追殺

之即墨自立為齊王予彭越將軍印令反

梁地越廼擊殺濟北王田安田榮遂并王

三齊之地時漢王還定三秦羽聞漢并關

中且東

師古曰言方欲出關而擊楚也

齊梁畔之大怒廼以

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
 擊彭越越敗蕭公角等時張良徇韓遺項
 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
 敢東師古曰如本要約也又以齊梁反書遺羽羽以此
 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
 疾不行使將將數千人往二年羽陰使九
 江王布殺義帝宋祁曰史記云令衡山臨江擊殺之江中陳餘使
 張同夏說說齊王榮師古曰夏說讀曰悅下說齊王說音式芮反曰

小雅

項王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

師古曰醜惡也

而王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

廼北居代餘以為不可

師古曰於義不當然

聞大王起

兵且不聽不義

師古曰凡不義之事皆不聽順

願大王資餘

兵師古曰資資給也

使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

蔽

師古曰猶為齊之藩屏

齊王許之因遣兵往陳餘悉

三縣兵

師古曰悉盡也

與齊併力擊常山大破之張

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反之趙趙王

因立餘為代王羽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師古曰夷平也皆阮降卒係虜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反城陽羽因留連戰未能下漢王劫五諸侯兵服虔曰時有十八諸侯漢得其五師古曰常山已得塞翟矣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羽聞之

須臾

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漢王皆已破彭城收其貨賂美人日置酒高會羽廼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張晏曰一日之中或曰早擊之至日中大破師

漢軍皆南走山師古曰走趣也音奏楚又追擊至靈辟

東睢水上師古曰睢音雖漢軍卻為楚所擠臣瓚曰擠排也師古

多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曰音子詣反又音子奚反

又音子奚反

水為不流

師古曰言殺人
多填於水中

漢王乃與數十騎

遁去語在高紀太公呂后間求漢王

師古曰
間行而

求反遇楚軍楚軍與歸羽常置軍中漢王

稍收散卒蕭何發關中卒悉詣滎陽戰京

索間

師古曰索
音山客反

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

西漢軍滎陽築甬道取敖倉食三年羽數

擊絕漢甬道漢王食乏請和割滎陽以西

為漢羽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

項籍

今不取後必悔之羽乃急圍滎陽漢王患

之乃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君臣

師古曰
間音居

反語在陳平傳項羽以故疑范增稍奪之

權范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

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師古曰
疽癰創

也音千
餘反於是漢將紀信詐為漢王出降以誑

楚軍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從西門出令周

苛從公魏豹守滎陽

師古曰苛音何
攸音千客反

漢王西

入關收兵還出宛葉間師古曰葉音式涉反與九江王

黥布行收兵羽聞之即引兵南漢王堅壁

不與戰宋祁曰新本添堅壁二字是時彭越渡睢與項

聲薛公戰下邳殺薛公羽乃東擊彭越漢

王亦引兵北軍成臯羽已破走彭越師古曰擊破之

走引兵西下滎陽城身周苛殺縱公虜

韓王信進圍成臯漢王跳師古曰輕身而急出之跳音徒彫反獨

與滕公得出北渡河至脩武從張耳韓信

項籍

楚遂拔成臯漢王得韓信軍留止使盧綰

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共擊破楚

軍燕郭西師古曰燕縣故南燕國也屬東郡燒其積聚攻下梁

地十餘城羽聞之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

曰謹守成臯即漢欲挑戰慎毋與戰勿令

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

於是引兵東四年羽擊陳留外黃不下數

日降羽悉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

五

阮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

蘇林曰令之舍人兒也臣瓚曰稱兒

者以其幼弱故係其父

往說羽曰彭越彊劫外黃

師古曰彊音其

兩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阮

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

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赦外黃

當阮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漢果數

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

司馬怒渡兵汜水

師古曰汜音凡解在高紀

卒半渡漢擊

項籍

大破之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

史欣皆自剄汜水上咎故斬獄掾欣故塞

王羽信任之羽至睢陽聞咎等破則引兵

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

師古曰昧音莫葛反

羽

軍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

師古曰走音奏

羽亦軍廣

武相守乃為高俎置太公其上

如淳曰高俎几之上也李

奇曰軍中巢櫓謂之俎師古曰俎者所以薦肉示欲烹之故置俎上如說是也

告漢王曰今

不急下吾身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

受命懷王師古曰若汝也約為兄弟吾翁即汝翁師古曰

曰羽謂父也必欲身廼翁幸分我一杯羹師古曰廼亦汝也古

者以杯盛羹今之側杯有兩耳者是也羽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

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

益但益怨耳羽從之廼使人謂漢王曰天

下匈匈徒以吾兩人師古曰匈匈謹擾之意也他皆類此願與王

挑戰決雌雄毋徒罷天下父子為也師古曰罷讀曰

疲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羽令

項籍

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應劭曰樓煩胡人也

李奇曰後為縣屬鴈門此縣人善騎射謂士為樓煩取其稱耳未必樓煩人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劉放曰安

知無姓樓名煩者乎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羽大

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瞋目叱

之師古曰瞋目張目也音充人反樓煩自不能視手不能發走

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間問之廼羽也

師古曰間微問之也漢王大驚於是羽與漢王相與臨

廣武間而語漢王數羽十罪師古曰數責也音所具反語

在高紀羽怒伏弩射傷漢王漢王入成臯
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又韓信破齊
且欲擊楚羽使從兄子項它為大將龍且
為裨將師古曰它音徒何反且音子余反高紀云項聲此傳云項它紀傳不同未知孰是救
齊韓信破殺龍且追至咸陽虜齊王廣信
遂自立為齊王羽聞之恐使武涉往說信
語在信傳時漢關中兵益出食多羽兵食
少漢王使侯公說羽羽廼與漢王約中分

項籍

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東者為楚歸漢
王父母妻子已約羽解而東五年漢王進
兵追羽至故陵復為羽所敗宋祁曰漢王故一作固漢王
用張良計致齊王信建成侯彭越兵及劉
賈入楚地圍壽春大司馬周殷叛楚舉九
江兵隨劉賈迎黥布與齊梁諸侯皆大會
羽壁垓下軍少食盡漢帥諸侯兵圍之數
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廼驚曰漢皆

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

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師古曰蒼白雜毛曰

騅蓋以其色名之廼悲歌忼慨自為歌詩曰力拔山

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

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師古曰若汝也歌數曲美人

和之羽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

是羽遂上馬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師古曰戲大將

之旗也音許宜反又音許為反漢書通以戲為旌麾及指麾字夜直潰圍南出馳

項籍一

平明漢軍廼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

追羽羽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師古曰屬聯及也音之欲

反羽至陰陵迷失道孟康曰縣名屬九江郡問一田父

田父給曰左文穎曰給欺也欺令左也左乃陷大澤中以

故漢追及之羽復引而東至東城宋祁曰東城縣名

廼有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自度不得脫

師古曰脫免也音土活反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

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

六二一

北遂伯有天下

師古曰伯讀曰霸

然今卒困於此

師古

曰卒終也

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

願為諸軍快戰必三勝斬將艾旗廼後死

師古曰艾音刈

使諸君知吾非用兵罪天亡我也於

是引其騎因四隕山

孟康曰四下隕也師古曰隕音徒回反

而為

圍陳外嚮

師古曰圍陳四周為之也外嚮謂兵刃皆在外也

漢騎圍之

數重羽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

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羽大呼馳

下

師古曰呼叫也音火故反

漢軍皆披靡

師古曰披音普彼反

遂殺漢

一將是時楊喜為郎騎追羽羽還叱之

師古

曰還謂迴面也

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

師古曰辟易謂開張而易其本處辟

音頻亦反

與其騎會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居分

軍為三復圍之羽廼馳復斬漢一都尉殺

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兩騎廼謂騎曰何

如騎皆服曰如大王言於是羽遂引東欲

渡烏江

臣瓚曰在牛渚

烏江亭長檣船待

服虔曰檣音蟻如淳曰南

方人謂整船
向岸曰儀
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
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
船漢軍至云以渡羽笑曰廼天云我何渡
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云
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
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謂亭
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
云敵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公廼令

項籍

騎皆去馬步持短兵接戰羽獨所殺漢軍

數百人羽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

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師古曰若汝也馬童面之張晏

曰以故人難親斫之故背之也如溥曰面謂不正視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面謂背之不面向也面縛亦謂反背而縛之杜元凱以為但見其面非也。劉放曰面之直面向之耳指王翳曰如溥曰指示王

此項王也羽廼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

邑萬戶師古曰購以財設賞音工且反吾為公得鄧展曰令公

廼自劉王翳取其頭亂相蹂躪師古

晉灼曰字或作德

曰驟踐也音人九反

爭羽相殺者數十人最後揚喜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為列侯漢王廼以魯公號葬羽於穀城諸項支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

贊曰昔賈生之過秦曰

應劭曰賈生書有過秦二篇言秦之過此第一

篇也司馬遷取以為贊班固因之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

之地

師古曰殽謂殽山今陝縣東二殽是也函謂函谷今桃林縣南洪溜澗是也

君臣

項籍

固守而關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

荒八方荒忽極遠之地也

張晏曰括結囊也言其能包含天下師古曰八

當是時也商君佐之

師古曰衛鞅也封於商

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

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師古

曰言其不費功力也

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

師古曰惠文王孝公之子

武王惠文王之弟

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

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

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

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師古曰締結也從音子容

反締音大系反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師古曰孟嘗君

田文趙有平原師古曰平原君趙勝楚有春申師古曰春申君黃歇魏

有信陵師古曰公子無忌為信陵君此四賢者皆明智而

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師古曰

曰約誓為從欲以分離為橫橫謂秦也從音子容反其下亦同兼韓魏燕趙宋衛

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竄越徐尚蘇

類籍

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

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師古曰召讀曰邵

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

之朋制其兵師古曰臏音頻忍反他音徒何反兒音五奚反廖音聊常以十

倍之地百萬之軍仰關而攻秦師古曰秦之地形高而諸

侯之兵欲攻關中者皆仰嚮故云仰關也今流俗書本仰字作叩非也秦人開關延

敵九國之師遁巡而不敢進師古曰遁巡謂疑出而卻退也

遁音千旬反流俗書本巡字誤作逃讀者因之而為遁逃之義潘岳西征賦云遁逃以奔竄斯亦誤矣。宋祁

曰姚本註文
疑出作疑懼
秦無云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

困矣師古曰鏃矢鋒也音子木反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

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

尸百萬流血漂鹵師古曰漂浮也鹵者也其血可

反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請

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莊襄王師古曰施延也孝文王昭

襄王之子也莊襄王孝文王之子即始皇父也施音弋政反享國之日淺國家

云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師古曰孝公

昭襄王孝文王莊襄王凡六君也烈業也

振長策而馭宇內師古曰以乘馬為喻

也策所以搃馬也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

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鄧展曰敲短杖也扑捶也師古曰敲音苦交反

象郡百粵之君頽首係頸師古曰頽音俯委

命下吏廼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師古曰籬

曰言以長城扞蔽胡寇如人家之有藩籬

郤匈奴七百餘里師古曰郤音立略反

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

大百七

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

首墮名城殺豪俊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收天下之兵

聚之咸陽銷鋒鋦如淳曰鋦音嫡箭足也師古曰鋒戈戟刃也鋦與鏑同即

箭鏃也如音是也鑄以為金人十二師古曰所謂公仲者也三輔黃圖云坐高三

三丈其銘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改諸侯為郡縣一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其長五丈足跡六尺

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服虔曰斷華山為城晉灼

曰踐登也師古曰晉說是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

之川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

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師古曰問之為誰又云何人其義一也天下

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

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

震子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服虔曰以繩係

戶樞孟康曰甕瓦甕為窻也旺隸之人如淳曰旺古文萌字萌民也遷徙之徒

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知穎

曰墨翟宋人為墨家者也陶朱猗頓之富師古曰越人范蠡逃越止於陶自謂陶朱

公猗頓本魯人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黃擬王公馳名天下躡足行伍之間如

穎

曰躡音疊師古
曰躡音女涉反
而免起阡陌之中如淳曰時皆僻屈在阡陌

之中也師古曰免者言免脫搖
帥罷散之卒將數

百之衆師古曰罷讀曰疲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

為旗師古曰揭音竭謂豎之也今天下雲合嚮

應師古曰嚮讀曰響言如響音之應聲贏糧而景從師古曰贏擔也景從言如

影之隨形也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天

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

師古曰自若猶言如故也陳涉之位不齒於齊楚燕趙韓

項籍

魏宋衛中山之君師古曰齒謂齊列如齒鉏耰棘矜不

敵於鉤戟長鎩服虔曰以鉏柄及棘作矛矜也晉灼曰耰推塊推也師古曰服說非

也耰摩田器也棘戟也矜與矜同謂矛鋌之把也鉤戟

戰刃鉤曲者也鎩鉞也言柱者秦銷兵刃陳涉起時但

於九國之師師古曰適讀曰謫謂罪罰而行也元當也讀與抗同深謀遠

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師古曰曩昔也

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

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師古曰絜謂圍東之也度音徒

各反繫音 下結反 比權量力宋祁曰學官本作不可同

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

師古曰區區之貌也。宋招八州而朝同列蘇

曰招舉也鄧百有餘年然后以六合為家師

曰右與後同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古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

謹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周生亦有言鄭

曰周時賢人也師古曰史記稱太史公曰舜蓋重童子氏

子項羽又重童子師古曰童子豈其苗裔邪

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

桀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

寸乘勢拔起隴畝之中晉灼曰拔音卒拔之拔

音步三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分裂天下

而威海內封立王侯政繇羽出師古曰繇號

為伯王師古曰伯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

有也師古曰近及羽斬關懷楚放逐義帝師

曰背關謂背約不王高祖於關中懷楚謂思東歸而都彭城而怨王侯畔已難

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始霸王

之國宋祁曰舊本無霸王之國四字欲以力征經營天下

五年卒亡其國宋祁曰舊本無其國字身死東城尚不

覺寤不自責過失廼引天亡我非用兵之

罪豈不謬哉

陳勝項籍列傳第一

正文計壹萬字
注文計柒阡字

